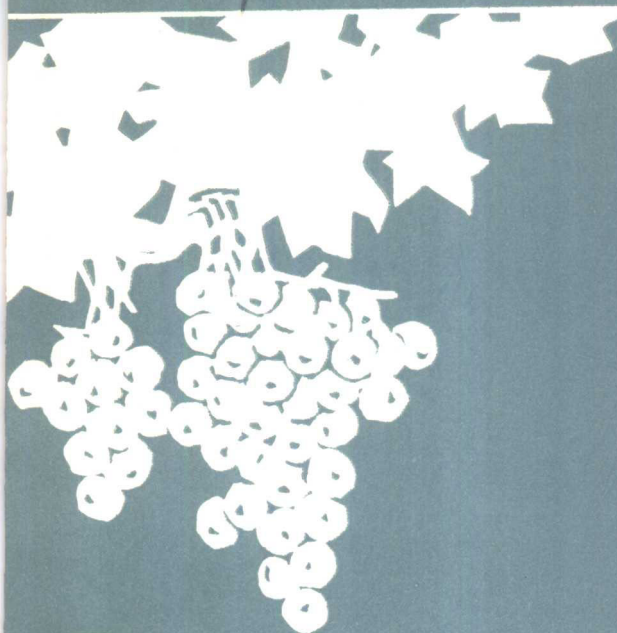




湖北短篇小說年刊

I247.7
C246-1982

·1982·



湖北短篇小说年刊

湖北短篇小说年刊

(1982)

•

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江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320,000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900

统一书号：10107·303

定价：1.30元

再谈湖北短篇小说的起飞（代序）

田 中 全

长江文艺出版社定于今年开始，编辑出版《湖北短篇小说年刊》。每年一本，力求集纳全省作者过去一年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的佳作。供广大读者阅读，给研究工作者提供资料，也是展示成绩，为作者们鼓劲。这一本，算是“创刊号”，计二十四篇，二十八万余字。

一九八二年可以说是湖北短篇小说丰收的一年，起飞的一年，开创新局面的一年。这一年单是为《小说选刊》选中的，就有十二篇之多。它们是：李叔德的《赔你一只金凤凰》，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映泉的《白云深处》，方方的《“大篷车”上》，姜天民的《第九个售货亭》，王振武的《新姑娘上路》，孙国光、李德复的《春雨纷纷》，曾德厚的《遗留在西子湖畔的诗》，羊肇的《峡谷风雨》，刘富道的《直线加方块的韵律》，龚绍东的《他，就这样走了》，池莉的《月儿好》。另外，《小说月报》还选登了方方的《啊，朋友》、楚良的《没有负荷的电》。真是佳作如林，令人目不暇接。

为了保持优质高产，继续开创新局面，应该对过去一年我省短篇小说创作的状况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探讨它们在选择题材、开掘主题、塑造人物、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经验和不足，总结出一些带共性的东西，供作者们参考。但这是评论家的任务。我作为一个编者和读者，只能谈一点零

碎意见。

扫描一下我省重要文学期刊发表的大部分小说，细读一下收在这本年刊中的作品，可以看出我们的短篇，正在完成题材主体的转换。过去起过积极作用的所谓伤痕文学、狭义上的反思文学的潮头已经过去，面向今天，面向今天的人物和今天的世界，已成为湖北短篇小说的主潮。

短篇创作题材主体的这种转换，不是由于作者和编者的兴趣，或服从什么主观的指令，而是根源于短篇创作自身的发展规律。这种短小精悍的文学样式，向来保持着这样的特点：更紧密地结合现实，扣住时代的脉搏，适应人民——文学的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的新的精神需要。今天人民街谈巷议的主要内容，已经不再是“文化革命”中的种种悲剧、闹剧，“反右”、“大跃进”以来的诸般失误和笑料；不再是彼此倾诉、打听个人经历的坎坷、曲折；而是今天刚刚发生或正在解决的种种问题，那些以改革的成败得失为中心的种种问题，那些关乎中华民族的中兴大业的种种新的纠葛、矛盾。短篇作者如果还是一味地抚摩着身体的旧伤，咀嚼着陈年的苦果，即令写出了和《班主任》、《伤痕》、《记忆》、《剪辑错了的故事》等不相上下的作品，恐怕也不会引起今天读者的心灵感应而轰动一时。就全国范围而言，作家们也敏感到这个问题，把他们的目光和思考由昨天转向今天。比如说，那位曾经以描写极左路线在农民身上留下的深重伤痕而名噪文坛的高晓声，如今也不再写农民造不起房子和吃不饱肚子，不再写陈奂生在高级招待所过夜时的阿Q心理，而转写陈奂生今天的新生活了。

值得欣慰的是，我省作者不仅没有脱离时代的发展，自觉地适应了人民新的精神需要，新的议论中心，面向今天的人物，今天的世界，而且取材角度新鲜，开掘较深。

首先，让我们看看作者们怎样写今天的农村。

李叔德以《赔你一只金凤凰》（见本书，以下凡未标明出处的均见本书）开了个好头。他在这个表层矿石已被先行者剥离的矿区，巧选采点，奋力深掘。他不写农村的外在变化，物质生活变化，而写生产关系的新变革对农民家庭关系的影响，写农民新的伦理关系、价值观念、美丑标准的确立。这样，作品就取得了深度和新意。

继李叔德之后，一些写农村生活的作者，也不约而同地把艺术相机的焦距对准家庭，这个农村社会的细胞，借以反映农村正在进行的改革，其意义不亚于土改，不亚于组织互助组、初级社的巨大变革。但是，他们绝非仿制，赶浪，而是打上了自己独有的印记。

媳妇挑动儿子和年迈的父母分家，这是民间传说和话本小说中的一种老而又老的故事套子。段明贵的《太阳应从东边出》（载《长江文艺》1982年第6期），却使这种老故事放出了新光彩。被迫和儿子媳妇分家的茂喜老汉怎么生活？作者没有写政府如何救济他，或者如何批评教育不孝的后辈，却写他终于被儿媳恭请回去。原因是我们这些城里人想不到的：包产后，农活不精的儿子需要父亲指导种田。情节朴素真实，自然而然。结尾处关于众青年围观老汉种田，争学技术的情节，更增强了作品的厚度。

金仕善的《十五的月亮》也以家庭为投影点，通过一个“半边户”娘子地位、感情的变化，反映农村正在发生的巨变。可贵的是，作品通过娘子的丈夫，那个曾给她带来优越地位的某厂车间主任的落选，把城市、农村的改革，不露痕迹地联系起来，使背景显得开阔深远。作品不足之处是稍嫌拖沓。

楚良的《石破，滚向何方》，则别开生面，以一个短篇而力图表现今天农村生活的复杂面貌，表现生活整体的真实。他

不致力于一个主要人物的刻划，而勾勒群像，表现今天农村各类人物对改革的不同态度和情绪。作品的优点是有技巧而不卖弄技巧，似乎是信手从今天农村的普通一天的生活摄下一组连续镜头，让读者自己去观看，思索，品味。我们观看、思索、品味之余，信服这就是今天的农村真实而典型的写照：光明之旁有阴影，前进当中有矛盾，改革还未竟功，任务还很艰巨。

此外，如王伟举的《别了，“巴城公社”》（载《长江文艺》1982年第7期），阎连科的《烧鸡大王》（载《艺丛》1982年第6期），黄大荣的《盛木匠回家》（载《艺丛》1982年第4期），在内容和角度上也能给人以新鲜感。

其次，让我们看看取材于其他生活领域的作品。

县长的民主选举，是政治机构改革中的新事，也是大事。铺开来写，可以拉成一个中篇。汪洪的《候选》（载《长江文艺》1982年第2期），却以短短几千字的篇幅，比较深刻地反映了这场至关重要的政治生活的大变革。作者避开对选举过程的顺序交代，紧紧抓住候选人丁大德在大会主席台上几个小时的举止神态，他在此时此地对往事的回忆，内心的不平、愤慨、辩解，他在意外当选后的愧悔交加，进行曲尽其妙的、深刻细腻的刻划、描写，以表现改革的威力，民意的公正。

把三种人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是关系到我们政权能够长治久安、四化大业不致半途而废的大事。李建钢的《罪人》，适时地提醒我们：生活是复杂的，在个别角落，真正的“三种人”还稳稳地把握着权力，把正派的老工人，我们党的基本群众，当成“三种人”在整治哩！

杜治洪的《阿五大副》，通过一个货真价实的老模范海员的最后摔交而自动提前退休的故事，令人信服地表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四化离不开科学和知识，改革势在必行。作品主题很新，开掘较深，颇富现实意义，是一篇写海员生活的难得的佳作。

写部队现实生活的《直线加方块的韵律》（刘富道）、《他，就这样走了》（龚绍东），前者展示了当代军人的丰富崇高的感情世界，后者大胆揭示了军营中的一些矛盾冲突，都能给人一些新鲜感。

涉及当代城市青年中那种准油子哥儿的作品并不少见，但此类人物多半是配角，并作为嘲弄的对象。而《“大篷车”上》、《啊，朋友》（载《长江文艺》1982年第7期）、《第九个售货亭》的作者们不是这样。他们怀着爱心，独具慧眼地看到了这些令人摇头叹气的哥儿们心灵的美点，看到了他们处于冬眠状态的人的尊严感，真诚地相信他们能在四化浪潮的冲击下，在全民族的奋起中，跟上先进青年的行列。这些作品由这些特殊人物的行为、心理的转化，折射出新时期的光彩。艺术贵在发现，贵在不同凡响。作者们的这种不同凡响的发现，带来了有新意和深意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作品已跳出了一碗清水见到底，三言两语能概括的立意谋篇，那种急于说明生活、讲明道理、直奔单一目标的写法。它们也不满足于讲一个动人的故事。它们或则从生活的复杂性着眼，从表现生活的整体真实出发，追求含蓄的深沉丰厚，呈现出主题的多义性。或则，于叙事之中溶合着对境界、诗情、意趣的追求。这些作品耐咀嚼，经品味，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迪，给欣赏者留下再创造的广阔余地。《峡谷风雨》、《黄家老屋》（载《芳草》1982年第10期）、《石碾，滚向何方》、《月儿好》、《端午乡戏》、《小路在延伸》、《小巷的琴声》等，就是这样的作品。这里只就赵致真的《小巷的琴声》作一点约略的分析。

小说的故事很平常。三合里的春桃姑娘弹得一手好凤凰琴，在武汉的夏天，她每晚义务演奏，为小巷乘凉的邻居们消暑解闷，帮助他们度过一个又一个的炎炎长夜。大家诚心地把

春桃姑娘推崇为音乐家。三合里的七八个夏季，就在春桃姑娘悠扬的琴声中，平静而和谐地过去了。但是，邻居何大婶的外甥，中央音乐学院高材生苏硕夫的光临，打破了三合里夏夜的生活节奏。他宣称，春桃姑娘弹的凤凰琴，根本不是什么乐器，而是一种玩具！结果是，春桃姑娘从此弃琴罢奏，三合里的人们十分遗憾，感到一种愤慨和莫名的空虚。

这样一个故事蕴含着什么样的道理呢？可不是三言两语能点明的。是批评苏硕夫的高傲，轻视群众艺术家？不是。他四次以不超过三个字的“啊，还好”“哦，看吧”的短句回答三合里长者的亲热询问，固然有点近于轻慢，但总的仍然未失礼度。他直呼凤凰琴为玩具固然刺耳，但此琴未进入音乐之宫，“哪个学校也不学”，“哪个乐队也不用”，却是事实。是批评三合里人们的坐井观天，眼界狭小，不懂真正的艺术？作者未必有这种意念。因为在当前的条件下，还不能要求人人都懂得乐理，欣赏钢琴、小提琴。何况，我们也办不到给每个小巷配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是宣传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各有它的听众，它的用武之地，而在三合里夏夜乘凉这个生活圈子里，下里巴人正是相宜的么？这庶几有点切题。但如果这样概括《小巷的琴声》的主旨，又如何评价春桃姑娘弃琴罢奏的举动？她痛苦地接受苏硕夫的评价，顿悟到凤凰琴不是真正的艺术，并进而产生了“用冒牌的声音欺骗了寡陋的邻居们”的慌乱心情，如此等等，难道值得非议么？也许，《小巷的琴声》意在表现一种教养、经历、生活环境不同的人们之间的隔膜，企图消除这种隔膜，让人们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有点道理，但也未必就是作品的全部旨意。总之，这是一篇含蕴丰富，意境深远的作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加上它的叙述语言富于笔情墨趣，对武汉夏夜风习的生动描绘，对几个人物的表情、口吻、动作的简洁传神的刻画，越发耐读。

有人说，现代小说不必再认真地写人物，大可只表现人于一时一地的某种意念，某种情绪。我以为，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只要还存在小说，就还要十分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成功的小说，总是和它所创造的鲜明的人物形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否塑造出鲜明生动的带有某种新意的人物，仍是评价一个时期的小说创作成就的重要依据，也是小说能否获得传世价值或较长时期保留价值的重要条件。一九八二年湖北短篇创作的突出成就，是比较鲜明生动地塑造了具有某种新意的人物。

掩卷沉思，这些人物是难以忘记的——

有文化，懂科学、善理家的农村新型巧媳妇董舜敏（《赔你一只金凤凰》）。

匡筐、骆雪、夏雨、宋歌、辛甘，这五个住在八十年代《女大学生宿舍》中的姑娘，这五个用彼此对照的手法写出来的当代大学生的真实、鲜明的形象。

自尊矜持，独立思考，不随和，不讨好，严肃地对待人生，力求“对得起自己的存在”的年轻汽车司机方宁（《第五个星期一》）。

由“土气”乡姑，依靠自己的奋斗，变成有教养和风度的知识妇女，在昔日遗弃自己的男人面前闪出夺目光彩的明月好（《月儿好》）。

西子湖畔那个温文端丽、品志高洁的“女店主”肖萍（《遗留在西子湖畔的诗》）。

方方、姜天民笔下的那些虽然“活活被搞夹生了”，但心灵仍有光点的城市准油子哥儿群。

.....

这里着重分析一下秦龙、闵方、苏辛一、苏大成这几个人物。

秦龙（楚良《没有负荷的电》，载《长江文艺》1982年第

6期)，这个新型农民的形象，不仅带有新时期的特点，而且带着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眼界比较开阔的江汉平原农民的气质。不能给他戴上“忠厚老实”、“勤劳本分”这种老派农民常戴的桂冠。相反他倒有点玩世不恭，精明得近乎狡猾。但他玩的是“吃大锅饭”的世，不恭的是滥用职权的基层干部；他的“狡猾”用来算计狡猾者，却绝不曾用来对付集体，对付正派的乡亲，而且是为集体和群众办正事。看来楚良善于写这样的人物，他的《新演诸葛》中的诸葛光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是不是打算象蒋子龙写工业上的开拓者家族一样，写农村精明练达，足智多谋的新诸葛家族？他可以大胆实践。正派农民是各式各样的，不要都写成老实巴结、任人摆布的李顺大，或至多来点阿Q式的小报复的陈奂生，或立身行事出言吐语都比较合乎规范的梁生宝。民间故事和赵树理的小说中，就有幽默机智，善于作弄恶人的农民形象哩，何况如今已是八十年代，农民的文化结构已经发生很大改变。不过，楚良在写这类人物时，要注意掌握好分寸感。“狡猾”之处不宜过分渲染，过分就要损毁人物的美感。另外，新型农民的原型，“货源”充足，“品种”丰富。楚良的眼界还可以放开一点。比如说，那些能广辟生财之道，同时却胸怀国家和群众的“冒尖人”、“专业人”、“大能人”，难道不可以作为描写对象？整个说来，我们文学创作中新型农民形象的塑造，还远远落后于生活，甚至落后于真人真事的报道。

闵方（《春雨纷纷》），是一个能打开新局面的老干部的形象。别的作品中有过这种形象，闵方“这一个”的新意，新在他不仅有德，而且通业务，晓社情。他担任房管局长不久，便摸清了本市施工建房单位和材料的潜力，使房管局迅速摆脱了诸事求人受制的局面，在本部门和承建单位之间建立了正常的社会主义协作关系，为抵制不正之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

果说，秦龙打开局面，抵制不正之风，那种“以毒攻毒”的手段可能招来非议，不值得推广效法的话，闵方的行为则是堂堂正正，无可指摘的。

苏辛一（张世黎、郑宝叶《镇委书记》）这个形象的新意，新在他的特有经历，新在他能够深刻地总结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错误的教训，从防止十年浩劫重演的高度，教育那些有愤世嫉俗情绪的年轻人。这是一个优秀的能适应新时期形势要求的党的工作者的形象。

《白云深处》，按其内容来说，应该归入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然而这篇作品却受到全国性刊物的优惠待遇（《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均以头条位置发表），原因何在呢？在于它写得深，写得新；在于它所塑造的主要人物苏大成身上，蕴含着一种对今天的世界至关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党的事业的无比执着的信念，不管处于什么困境下，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守定入党时的崇高意愿，维护革命的优良传统。具有这种精神品德的人物，在前此的文学作品中，也曾经出现过，但是，《白云深处》的作者，却是借助于有特色的环境、气氛的烘托，一系列有特色的情节和细节，紧紧抓住性格的主要闪光点，精雕细刻，塑造出这个人物的。因此，这个形象带着一种历史的深度和密度，就象一座伟人的石雕，令人禁不住产生一种要用手去轻轻抚摩的景仰感和圣洁感。

回顾一九八二年湖北短篇小说的成就，令人尤为感奋的是，产生全国影响的作品，大部分出于新人之手。这些新人，有的是近两年才开始引人注目，如王振武、楚良；有的是去年才崭露头角，甚至是刚开始发表作品，如李叔德、曾德厚、映泉、姜天民、池莉、喻杉、方方。他们象在体育竞赛中大爆冷门的“黑马”。这一匹匹“黑马”，为使湖北的短篇创作从中游跃居

全国上游，为新局面的开创，作出了主要贡献。这些作者，小的只有二十岁，大的四十刚出头。对从事小说创作来说，他们都正当妙龄或最佳年龄，未知数大于已知数。而且，这些作者的作品，有彼此不同的艺术风貌，或曰艺术追求，显出绚烂多彩的色调——

李叔德和楚良熟悉农民，特别是有知识，有智慧的青年农民，善于从今天农村的日常生活中提取诗情，扣住时代的脉搏，同时力求写出富饶美丽、钟灵毓秀的江汉平原的乡土风味。他俩的叙述语言活泼流畅，生动风趣，时有解颐之句，有时还追求一种能应节朗读的音韵美。

为湖北地方作者捧回第一个全国短篇小说奖状的王振武，以男性作者而善用细腻绵密、婉约娟秀的笔致，曲尽入微地状写鄂西南山区妇女的行为和心态，开掘他们象山泉一样明澈纯净的心灵美和道德美。同时也竭力传达出鄂西南山乡风光、习俗的诗情画意。

方方和王振武相反，以女性作者而善用倜傥不羁、奔放粗豪的笔触，勾勒那些有点野气的当代都市男青年的音容笑貌。但她不是要出他们的洋相，而是要人们也理解他们，爱护他们，帮助他们。方方也力求写出地方风味——武汉的地方风味，特别是武汉某类青年特有的行为方式和谈话方式。当然，方方还应该使自己的眼界开阔一些。

.....

还有一点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为湖北赢得声誉的新人，这些生气勃勃的“黑马”，有一些共同的优点：他们“思无邪”，没有感染上存在主义、怀疑主义之类的时髦病，他们的成功主要是致力于对生活的深入开掘和思索，而不是醉心于单纯技巧的搬弄，手法的翻新，玩弄“变戏法的手巾”。他们坚持了“细节的真实”，“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个现实

主义的基本创作原则,用实践证明这个创作原则并未过时,而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使文艺新生面更加打开的“上帝”不在西方,而在中国。我这样说,绝非排斥对于艺术技巧的研究,对于西方现代小说手法的引进。但这种研究,这种引进,应以对生活的深入开掘为基础,应以能为较多读者理解为适度。如果说,这些“黑马”的作品,乃至去年整个湖北短篇创作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首先也还是在内容上——对于四化建设中的重大矛盾,对改革过程中的尖锐斗争,还缺乏更深刻、更真实的反映,还没有塑造出更丰满更感人的当代改革者的形象。

去年过去了,今年如何?楚地自古多才,又能优容四方俊彦。去年的“黑马”当会继续奔驰,跑出新的纪录。也可能出现新的“黑马”。刘富道、李建纲、汪洋、周翼南、黄大荣、沈虹光、绍六等老“新人”,也当有新的建树。热情,敏捷,点子多,在青年中拥有可观读者群的怪球手祖慰,在他计划中的报告文学写作告一段落后,也可能回到短篇小说这个台子上来,打几个漂亮的怪球。

我对今年持乐观态度!

1983.2

目 录

再谈湖北短篇小说的起飞(代序)……………田中全

赔你一只金凤凰……………李叔德(1)

女大学生宿舍……………喻 杉(16)

白云深处……………映 泉(38)

“大篷车”上……………方 方(60)

第九个售货亭……………姜天民(74)

新姑娘上路……………王振武(98)

春雨纷纷……………孙国光 李德复(122)

遗留在西子湖畔的诗……………曾德厚(148)

峡谷风雨……………羊 犖(167)

直线加方块的韵律……………刘富道(180)

石碾,滚向何方……………楚 良(197)

他,就这样走了

——一个指导员的发言摘要……………龚绍东(214)

月儿好……………池 莉(229)

小巷的琴声……………赵致真(240)

罪人……………李建纲(254)

第五个星期一……………周翼南(271)

端午乡戏……………沈虹光(292)

镇委书记·····	张世黎 郑宝叶 (310)
小路在延伸·····	曹 岩 (329)
阿五大副·····	杜治洪 (340)
半边户娘子·····	叶 梅 (354)
十五的月亮·····	金仕善 (365)
上官婉·····	沈晨光 (382)
胭脂巷十九号·····	效 耘 (394)

赔你一只金凤凰

李 叔 德

—

俗话说“憨人有憨福”，陶应发老汉一辈子老实得象个榆木疙瘩，生的三个姑娘却一个比一个灵巧、出息。大姑娘陶媛是队里有名的“亮嗓子”，遇事谁也得让三分，丈夫是生产队技术队长。二姑娘陶婉中学毕业后在大队小学任教，丈夫是公社中学的副校长。这就有了一文一武。三姑娘陶姮呢？来了个“鲤鱼跳龙门”，一九七〇年进城当了工人，丈夫也相应地是某单位政工组长。在那些“穷过渡”的日子里，陶姮常常给家里捎来一些不要肉票的肉，不要肥皂票的肥皂和火柴。这事惹得左邻右舍十分眼馋，都说陶应发不知哪辈子积的德，落了几个这么能干的女儿。

眼下，陶应发的么儿子陶柱也成了人。可他没有几个姐姐造化好，竟一丝不差地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老实憨厚，只喜欢闷声不响地干活。虽说如此，上门作媒的人却络绎不绝。有看上陶柱是独子往后不需分家的，有仰慕他威威赫赫的几个姐夫的，也有认定他是个勤快忠厚的小伙子的。

给儿子娶媳妇，也就等于是给家里定“接班人”，事关重大，非同小可。陶应发老夫夫妇俩不敢擅自作主，决定召集紧急“内阁会议”，让三个有见识的姑娘给拿拿主意。